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清張爾岐著
蒿庵閒話

全

進步書局校印



清張爾岐著

蒿庵閒話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蒿庵閒話提要

清濟陽張爾岐撰凡二卷自序謂無關經學世務故名之曰閒話抑何搥挹也爾岐精於三禮卓然經師顧亭林與汪堯峰書自歎不及瑞金羅臺山亦謂百餘年來山東大儒唯爾岐與馬宛斯驢非過譽也是編隨手劄記本無意著書而如論吳澄三禮考注出於偽託頗為精核自餘名物之辨析謬譌之匡正亦非儉腹者所能望其項背

蒿菴閒話卷一

清 張爾岐著

予既廢舉子業。猶時循覽經傳。每於義理節目外。為說家所略者。偶有弋獲。如咀嚼蹠助。閒得少味。不必肥馘大醫也。至聽人譚所聞見。亦時有切予懷者。並劄記之。如是者二十年。巾笥漸滿。今夏較錄成帙。將以貽好事者為譚助。以其於經學則無關大義。於世務亦不切得失。故命之閒話焉。庚戌五月濟陽張爾岐題。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其十翼之目。為彖上。象下。象上。象下。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初無傳字。蓋當時既以翼名書。不須復加傳字也。其所謂彖。本指卦下之辭。所謂象。本指兩象及爻下之辭。所謂繫辭。本統指卦爻之辭。而夫子所作之翼。即以為標目者。若曰。此所釋者經之彖。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統論者經之繫辭云爾。非直以所作之翼為彖為象為繫辭也。此孔氏舊本也。漢費直始分彖象之翼。加一傳字。附各卦後。如今本乾卦。自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為首也之例。此舊本之初變也。鄭康成王弼更分彖翼於卦下。象翼於爻下。增入文言。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之。繫辭以後。尚自如舊。此易本之再變。

也。歷代宗之。即今十三經注疏本是也。程子作傳。亦據是本。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卦文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此易本之三變也。朱子所云未能盡合古人者也。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其序則周易上經。周易下經。象上傳。象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朱子以為始復孔氏之舊。遂據之以作本義。象象傳字。始於費氏。繫辭以下諸傳字。則呂氏所增也。永樂時修大全。以程傳本為主。而分本義以從之。後來坊間單行本義。亦用其式。已大非朱子之舊矣。何論孔氏。嘗私據呂氏所序。定為一本。藏之家塾。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杜預左傳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據此說。晉時周易經傳。猶各自為篇。則謂淆雜分附。始於費鄭者。猶未可盡信也。

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穎達正義述用其

說愚以簡易變易皆順文立義。語當不謬。若不易則破此立彼。兩義背馳。如仁之與不仁。義之與不義。以不易釋易。將不仁可以釋仁。不義可以釋義乎。承譌襲謬如此。非程朱誰為正之。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無可考。但周禮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愚意卦爻辭未繫以前。或只據卦名。以斷吉凶。如乾之健。坤之順。屯之難。蒙之不明。需之宜待。訟之爭辨。當事簡民淳之日。只此一字。已足以決猶豫。前民用矣。降及殷季。情偽日雜。人之聰明。亦浸不逮古。文王周公。不得不多設言語以告之。及孔子之世。文王周公之辭。人不能曉。於是作十翼以輔之。漢唐而後。雖有十翼亦不解。此諸老先生之所以皇皇作傳作義也。先儒不待解而明十翼。孔子之前。不待十翼而明文王周公之辭。則文王周公之前。不待辭而定吉凶。可推知也。此時為之也。

或疑聰明何以浸不逮古。曰。只是私心太勝。如心所欲為。卦辭雖明說凶。說不當為。亦認作吉。若先不欲為。卦辭雖明說當為。亦認作凶。若去其私。虛己以聽。何不逮古人之有。

渙奔其机。机即几也。唐石經及監本大本全本並同。近日讀者。或譌作机。為俗本所誤。

也。

覓陸夫夫。本義云。覓陸。今馬齒覓。感陰氣之多者。大全小注。朱子曰。覓陸是兩物。覓者馬齒。覓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按注疏亦具此兩說。其以為一物者。則云。覓陸一名商陸。竊謂言兩物近確。嘗聞馬齒覓與鬘。雁同食。成鬘痕。雜和鬘肉。同器藏之。信宿化為鬘。左道刻章陸根為人形。呪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醫書又云。取商陸花陰乾百日。搗末服之。卧思念所欲事。即於眼中自見。二物真草木之妖異者。其感陰氣之多可知。小人倏閃變現。鬼怪百出。政相似也。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注疏以為使人皆不敢慢。惡其親。近日說者。又直作不敢。慢人不敢。惡人解。俱覺未安。夫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似謂天子愛敬其親。必躬脩德行。廣布仁恩。不使天下之人。惡之慢之也。天子而為人所惡。慢。則危及宗廟。不得為孝矣。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人尚有惡之慢之者乎。若作不敢。慢人。惡人解。固脫卻二於字。大非文理。其以為不使人。慢惡吾親者。求之語氣。亦似多設一層也。

女曰雞鳴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詩人擬想點綴之辭。若作女子口中語。似

覺少味。蓋詩人一面叙述。一面點綴。大類後世絃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語叙景。錯雜成文。如此類者甚多。溱洧齊雞鳴皆是也。溱與洧。亦旁人述所聞所見。演而成章。說家泥傳淫奔者。自叙之辭。一語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安頓。

大東杼軸其空。傳曰。杼。持緯者也。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盛緯器。據曾母投杼。其為梭無疑。今齊語呼理經之具以竹為之。密如篋者曰杼。不知何以差異至此。

桑柔為謀為法。亂况斯削。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古來亡亂之主。亦自有其深憂過防之事。如秦之惡儒生。漢之錮黨人。宋之禁道學。皆以為萬世無窮之慮。防閑距閉。唯恐不至。他如勤征戍。急聚斂。鰥鰥過計。自謂遠猷。卒之謀非所謀。慎非所慎。根本既撥。覆壓將至。恬然安處而不悟。亦可哀也哉。詩人之言。可謂麻木處一痛針。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雨無正。責君子也。國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避害。而不肯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為怒皆切齒之言。身櫻小人之忌。而不顧。忘身謀者也。其責君子也。為委曲推索之詞。務破其自全之隱。而激之使出。忘其身謀。並欲人之忘其身謀者也。嗚呼。事君之節備矣。

黍離詩傳。黍穀名。大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此偶誤也。黍幹低小。即腴地豐年。亦無過五六尺者。別有一種蜀秫。乃高至丈餘。北人謂之高梁。得無秫黍二字聲相近。致此誤邪。詩緝云。黍有二種。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稻之有秈糯也。此語更誤。黍有赤白黑三種。並粘可釀。未聞有不粘者。若夫秬之為物。則正似蘆。而高丈餘者耳。與黍迥別。王氏農書言之甚析。詩傳又曰。稷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或曰粟也。今按稷與黍苗甚似。高下亦相等。唯不粘為異。亦有赤黑二種。其曰粟也者。則誤甚。粟北土恒食。正名曰穀。穗圓長如管。顆粒附著不散。黍稷則穗並長。帶散垂搖曳。詩所以咏離離也。秬。稻之鄉。種此者蓋鮮。容有未詳。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連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氣讀。俗講云。惡不仁者。便是為仁。誤甚。此矣。字語氣只畧住。與其為人。也。孝弟夫子之求之也。兩也字。宰予晝寢章。兩與字並類。註云。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正以者字代矣字。玩之可知。俗說之誤。宰予晝寢章。兩與字平聲。皆低徊擬議之辭。當略讀斷。若急口讀過。無味矣。四書勿論。註不可忽。即其釋音亦當一一細勘。

孟子或勞心或勞力一段。註云。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初學多疑四句所指。乃

有誤以食人食於人為孟子之言者。註蓋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緊承。故曰其為古語可無疑。獨下文四句恐人誤認。故但註曰四句皆古語。其實古語本通六句也。死徙無出鄉節。顧麟士云。達說講首二句云。死者徙者。舉無出鄉。而人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安共業之風。同井字亦稍作者力說妙。據此則以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為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愚謂此說未是。上句既云徙。是容有徙時矣。安得強之使常同井。且鄉大而井小。若鄉田而同一井。更無是理。今詳語脈。首句自為一事。重在無出鄉。第二句以下。自為一事。所重在出入相友等。鄉田同井。乃喚起語。若云鄉中田之同井者。其出入必相友云云也。注云。同井八家也。正恐人誤以為著力語。故設此句。不然。誰不知一井八家。而朱子復云爾乎。

三里之城節。註云。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趙氏古注云。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天時不如地利。趙注似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不待曠日持久而後有也。四字為增設矣。操則存四句。本韻語。鄉字平聲。趙注云。鄉猶里。以喻居也。孔疏云。操持之則存。縱舍

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或有讀如向音者失之。

周禮刑官之屬。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授之。掌與獸言。世傳公冶長解鳥語。嘗疑其誕。不則特具異智神解者。今觀周公設此二隸。豈古來原有此種伎倆。可習而知邪。抑荒徼之人。別有師授邪。若然。介葛盧解牛鳴。遼史載神速姑解蛇語。皆不足異矣。

中庸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句云。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為。亦積功累仁之事也。今按通鑿前編。季應在大丁帝乙之世。數立征伐之功。王命為牧師。又賜之圭瓚。柅兜為侯伯。即其勤王家之實。所謂王家。殷室也。功在殷而周遂日大矣。

旅酬下為上章句云。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各舉觶於其長者。各舉觴自飲。而酌以酬其長也。而眾相酬者。兄弟與賓。各因其子弟所舉之觶。而交錯相酬以徧也。凡酬皆先自飲。洗觶更酌以與賓。賓受而不舉。至旅酬。則賓兄弟各少者一人。於其長前。舉觶自飲。洗觶更酌以酬其長。長受之。少者復位。長乃各取其觶。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黨。皆先自飲而酌以授之。以次飲徧。所云下為上者。只是一人舉觶為飲酒之端耳。讀者或誤以為少者代長者酌酒。儀禮中惟

燕禮坐燕時。乃有執爵者行酒。餘並親酌。無代酌法也。

尚書祭氏傳云。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道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此段蓋明古今冬至日躔中星。所以不同之故。四分度之一者。四分其度而得一分也。如一度百分。止得二十五分是也。四分日之一者。四分其一日而得一分也。一日十二時。止得三時是也。天之腰圍。名曰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日行不由赤道。別名曰黃道。止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四秒。一歲之策。止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較之黃道。尚縮一分三十九秒。較赤道則縮一分五十秒矣。故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也。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即為冬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即為夏至。今歲冬至日之所在。較前歲冬至日之所在。尚縮數秒。而已在赤道南二十四度矣。蓋日之所行。不在天體極寬處。而斜絡於赤道之內。故於經度未滿。而已至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處。積至數歲。其縮漸多。此古今冬至日躔中星之所以不同。而歲差所由立也。平運內轉二語。可稱簡妙。

閏月定四時傳。初學或苦難讀。略為疏之。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者。曆家以九百四十分為日法。一日分作九百四十分。以便布算。一歲日行之數。既得全日三百六十五。而又零此一日分之二百三十五分也。下凡言九百四十分日之幾者。並言全日之外。又有此零數也。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月不及天既有十三度。而又零一全度之七分也。十九分亦度法。將全度分作十九分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者。每會餘分四百九十九十二會。則共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者。置五千九百八十八分於此。而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除之。得六全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六全日之外。尚餘此數也。日與天會。多五日有餘為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有餘為朔虛。蓋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大較。盈者多於此數。虛者少於此數也。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者。合氣盈之數。朔虛之數。共得此數也。一閏再閏。以至七閏。皆可自此積算而得也。

氣者。寒暑之氣。以日之曆天而生者也。如日在星紀。則氣極寒。而為冬至。日在鶉首。則氣極暑。而為夏至之類。前年冬至之日。到今年冬至前一日。日歷天一周。故曰日

與天會。共得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多五日有餘。故曰氣盛朔者。月之始也。每月朔。月與日合。謂之合朔。此後漸離漸遠。至望而極。望後又漸行漸近。至次月之朔。復與日合。故曰月與日會。十二會僅得三百五十四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少五日有餘。故曰朔虛。

或疑蔡傳與詩十月之交。朱傳日月右行之說不合。是殆各取布算之便。實不相妨。主日月左旋者。言日月不及天之度也。主日月右行者。以日月不及天之度。為右行過天之度也。且朱傳亦但約略言之。他日解正蒙閏餘章。卻與蔡同。知當日原不專主右行之說也。愚意若言日月右旋。則日月當附天而行。若言左旋。則日月當各乘一機而不附於天。疏義云。天道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則日月固不附天矣。日月不附天。則左旋說為長也。

范宣子囚叔向。樂王鮒欲為之請。叔向弗應。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處變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經國遠識。更不可及。鮒小人也。小人不可與作緣久矣。况受其脫囚之惠乎。受其惠而與之為異。彼必有辭。徇其所欲。又將失已。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墮者。皆自一事苟且階之。叔向寧不免其身。

必不肖受小人之惠。而為所制。大臣之識也。

秦醫和曰。夫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為內熱感盪之疾。以女為陽物。蓋對飲食鬼物。諸可致病者而言。以其生氣所聚。故為陽物。情熾內熾。煖觸外鑠。兩火合炎。發為內熱。內熱所焚。智水自竭。燕昵日牽。志敗神奪。此感盪所由來也。以為晦時之咎。則鑿說也。

太極圖。或以為得之陳希夷。或以為得之僧宗元。此皆信嚮二氏。輕蔑吾儒之言。吾儒亦每辨其誣。不知此圖。即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也。釋氏方以已性起滅世界。豈肯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神發。神仙家亦止言葆精鍊氣。方欲絕棄聖知。捷提仁義。烏有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者哉。學者讀書。但當論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也。

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茲一人者。亦欲其錫福眾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責彌重者。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君相之位。為私賞哉。

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肖把版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

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鬱輪袍非誣也。當其把鄭虔手。灑涕咏凝碧池頭之句。與夫囚首聽處分時。迴想柴桑老人。曳杖訪親。知風味。孰慚孰不慚。

古人在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儀禮昏禮純衣。賈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所謂連衣裳。蓋如深衣之類。後世以有衣無裳。為男子之服。殊衣裳為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上者短衣。下曳布裳者。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

齊河張如命解聲律。嘗言洞簫最下貫繩一孔。乃聲音所自出。簫之善否全在此。近見傅占衡作洞虛子傳。述簫工之言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眺。勿居中而徑往。此其利病最要處。二說合符。乃知如命於此道。真有領悟也。長清張非聞嘗病王子魚言律呂之非。與李振之所言合。如命又每言振之頓宮禮樂疏。笙琴諸譜。俱未是聲音之道。天地間自有解人。若萃處而徐議之。古鐘律可考而得也。

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弃。以為榮。古人往來書疏。例皆就題其末以答。唯遇佳書。心所愛玩。乃特藏之。別作東為報耳。晉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觀此知漢人藏陳遵尺牘。愛其筆畫。非取文義也。又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名刺。作山家之寶。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王荆公投老後訪人。常以金漆版書名。紫綾囊盛之。

寸楮往來。始於崇禎年。以嚴禁請託於投挾為便也。唐李涪云。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啟。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啟事論兵。皆短而絃之。貴易於隱藏。蓋事出一時。沿易不改。觀李氏此言。乃知其非盛世事也。

宋寇萊公準。頗豪侈。以功業甚盛。人不之非。魏野贈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反語示諷耳。北使至。賜宴。扈觀座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蓋誤以此語為真也。

宋錢惟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奸。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盛度為知制誥。草責辭云。三星之熉。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嫁劉氏。

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今人多以連姻貴顯為榮，不計其人賢否。援為譜牒之重，抑知古人所唾之詈之，以為趨炎附熱之左證者，即在此乎。

古人命名，取別甲乙而止，無他意義。其不以隱疾，不以日月，不以國邑山川求為易諱而難犯也。未嘗有因姓為名者。唯優名乃時有之。如郭門高敬新磨之類。近日士人，乃以此法命子，不知其非。取義既隘，族姓繁多者，動輒相犯。至有不復立名者，亦習俗之一失也。

字以表德尊名，其依名立義，自古已然。近代字外，復有別號，或出自學者之標目，或本人自有寄託，或以地，或以德，或以山水，皆與名與字無涉。各有義稍相近者，亦出偶然，非定例也。數十年來，又專傍字義，轉取別號矣。

更鼓初更無前二點，五更無末二點，世多穿鑿之論。實或不然。古人分刻置漏，晝夜各五。晝則為朝，為禺，為中，為晡，為夕。夜則為甲，為乙，為丙，為丁，為戊。日入後，即為甲夜之分。然尚可辨人。又歷三刻，天乃正曛，日未出。三刻前已辨人。然尚屬戊夜之分。五夜分段，雖各有五點，辨色之頃，自可不用惕號。故前後各闕其二也。

康熙甲辰夏四月廿三日，隕霜殺麥。先一日大風塵微雨，寒慘類初冬。至五夜，星月

皎然已隕霜矣。三日後。麥芒漸白。掄視但空稔。唯近人居者。林木下者。道旁三四步內者。皆成實。以近人居氣稍煖。林木下得陰蔽。道旁塵坩滲寒。夜故也。後見王氏農書云。晨起田間。燼火令烟徹隴畝。可以辟霜。又聞用人曳長繩。往來振麥上。亦可免。惜當時不及知耳。

時憲曆法。西洋人湯若望立。即利氏學也。利氏入中國。同至者數人。湯其一也。所立法未之聞。據頒行曆日。其與舊曆不同者數事。一者推算太陽出沒節氣時刻。各省早晚不同。此里差法也。元耶律楚材。以西域與中國相去之遠。立為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是元已立里差法也。又唐命僧一行正曆。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諸處。分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六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三尺三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去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六寸三分。極差十度半。是唐人已用里差矣。一者晝夜九十六刻。亦非創立。大統曆雖云百刻。實每時止八大刻。時首時尾各一小刻。晝夜大刻九十六。而小刻二十四。六小

刻折作一大刻。故曰百刻。時憲曆蓋以每時八刻起算。而略其小刻也。李振之云。減去餘分。以便起算。梁天監中作曆曾用此。一者每月初交中氣。日躔即到本宮。如雨水之日。日躔嫩訥之類。大統曆則不然。或其所定各宿宮分度數不同。亦自無害於理。歷代曆法。宿度各有損益。未嘗相仍也。其最駭人耳目者。皆移參之後。予初亦疑之。及見湯氏星圖解云。諸宿皆微有動移。歲月不同。積久斯見。皆宿距星。漢洛下閎測得二度。唐一行宋皇祐元豐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知其所以易置二宿者。本之測驗。非苟為異也。曆之為道。隨時變易。求合天度而已。

漢哀帝時。用夏賀良之言。漏刻以百二十為度。至謂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誣誕甚矣。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即用此事。漏刻可增。固自可減也。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曆辛巳。來貢耶穌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學。惟嚴事天主。精器算耳。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劉侗帝京景物略云。然。又聞瑪竇初至。廣下船。髡首袒肩。人以為西僧。引至佛寺。握手不肖。譯言我儒也。遂僦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其所著書。

有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實義。同至諸人。亦各有論者。分言理言。器為二種。刻之曰天學初函。又所攜書七千餘卷。並未及翻譯。所言較佛氏差為平實。大指歸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殺牲。專以闢佛為事。見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詆皆佛氏之粗者。誕者。有答虞德口僧蓮池二書。頗令結舌。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聲無臭之旨。且言天堂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甲申後。其徒為耶穌教會者。男女猥雜。幾與白蓮無為等。大非利氏之舊矣。以此為闢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靖內難乎。要之磨象器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若論道術。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耶穌教每月數日祀天主。剪牲陳饌。隨其所有。質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義。僭甚矣。或曰。貴賤雖殊。皆乾父坤母而為之子。先王制禮。乃大有限制。諸侯而下。皆不得伸一獻。以答生成於心。不有歎乎。曰不然。天子園丘方澤。所陳者皆四方郡國之筐篚。田野細民之拮据也。賤者修其物。貴者修其儀。普天之下。固未嘗一人不祭天地也。辟之事親。亞旅耕田。牧者養羊豕鷓豚。庖人司烹宰。婦孺潔器具。霽酒醴。奉而進之。二人之前者。宗子主婦而已。餘人未嘗輒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

其職庶人謹身節用。以供王稅於義備矣。因是而推。斯民和樂之氣。即為德馨。怨恫之聲。即為腥聞。諸吏之賤民自養者。即盜竊天地神祇之牲牲。塗炭而食者也。利氏固解人。當時何不以此告之。

月令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於季冬。又曰。凡在天下九州之內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所謂出力獻力。賦稅是也。非親祀也。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藏內庫。此即古帝王與天下九州共事上帝之意。

趙緣督有測經度法。測緯度法。皆不用渾儀。詳具象象新書。利氏測驗。更為便巧。如渾蓋通憲簡平儀。測倒正影法。各有成書。其測北極高下法。則指顧可辨者。其法云。用平圓板一面。或銅或木。務要平整。愈大愈佳。中掛一線。線端綴一丸子。以取其直。中心畫十字線。此直線即天頂也。橫線即地平也。此線以上為地上。從中心以規運一大圈。以當天之圓體。十字間均作四停。每停刻成九十度。共刻成三百六十度。用時只刻一停。九十度亦足矣。如板式寬大。再每度分作六十分。更妙也。中心定一量。

天尺可以旋轉者。中界直線兩頭。剝去一半。以看度分。尺上離心各三寸。置兩耳。耳中各鑽一小眼。務要兩眼直對。可以透望。夜對北極望之。看在地線上幾十度。即知此地北極出地若干度。為此地離赤道若干度。

曆頭有二社三伏。本皆古人時祭之名。特標授民。使於某日社。某日伏也。社即王社。國社之屬。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是也。伏祭始於秦。史記秦本紀云。德公二年。初伏。正義云。六月三伏之節。秦德公為之。故曰初伏。又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即其事也。近日伏祭。已不聞舉行。民間春秋釀錢祠醮。猶名曰社。但用之梵宇叢祠。亦未有知報地德者。失本意矣。解伏者云。火氣猶烈。金遇之而伏。但推其義。而不指其事。義於何附。

俗節飲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誥云。祀茲酒。古人無泛然飲酒者。率皆祭畢而後飲。祭有常期。故飲亦有常時。後世祭禮廢。而飲酒如故。遂成俗節。如元宵始於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祠。到明。後世倣以為燈節。春祈秋報。率以仲月。因有中。和節。花朝。月夕之飲。三月。民間有上墓之祭。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日。吊屈原。因飲端午。近代因祀關壯繆。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並時祭常期。夏禴祭。薄尚聲。

故飲酒盛於冬而衰於夏。九月祭禴。故飲重陽。伏祠磔狗。意主禳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祈年。並於十二月。而聚會飲食。亦於是月焉。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忘祭。不勝三代未逮之感。

沈龍江文雅社約云。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為一。不野於禮乎。又云。元旦家家以薄幃卓上覆。以席中設天地神牌。祭以酒果。其意雖善。卻僭分。今擬止設香案。行四拜禮。不更陳一物。稍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此二事吾鄉人恬習之。嘗以為非。而人莫之信。得此約為佐庶悟也。

洪武中。降御製民間祭先祝文。不特增人霜露之感。其痛切沉至。直通幽冥。真聖人之言。非文字工拙所可量。乃民間鮮知而用之者。因錄之。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闔門眷屬。告於高曾祖考妣靈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達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茲者節屆春夏秋冬。天氣將溫。熱涼寒。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葷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

禮夏祀竈。今以季冬。雖與古異。實本功令。乃云竈神於是月二十四日上天。言人功罪。設糕餠酒脯之屬以送之。名曰辭竈。愚誣之甚。蓋惑於晦日上天之說。遂誤以祠為辭耳。

明初祀關壯繆公。稱漢前將軍。萬曆末。內出金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祠醮三日。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啟四年。部覆得旨。稱帝。見帝京景物略。吾鄉邢信卿先生云。未出金牌之先。京師緇黃喧傳。有此封號。宦者入內言之。上曰。此殆天意。遂有是命。

志稱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仗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立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關張之於先主。恩若兄弟。而嚴於君臣之禮如此。此千古之所以心折於二公也。鄙俗廟祠三義。先主居中。關張左右。並儼然南向坐。舍君臣而言朋友。鬼神有知。肯安居否。

帝京景物略云。按稗史。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圯像仆。童泐盡。女淪於池。宋真宗東封。還次御帳。滌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

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為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劉語似有所據。然仁聖帝號宋真宗所加。非漢故號也。順治甲午。或於泰山得玉印一。獻之。宮徑四寸許。文曰天仙昭監。疑是封元君時物。嘗見其摹本。字畫近拙。

泰山高四十里。其說本之漢官儀云。自下至古封禪處。四十里至天門。郭璞書又云。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山東按察司張五典。獨驗其不然。其泰山道里記云。予再陟其巔。知不若是之遠。乃立一法量之。其法用豎竿一根。長一丈。刻以尺寸。竿頭置一環。用橫竿一根。長亦一丈。當中置一環。兩頭皆五尺。取其輕重相稱也。以繩繫於橫竿之環。而又穿於豎竿之環。牽其繩之尾。則橫竿可上可下。而不失其平也。於是以豎竿所立之處。視橫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為一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每量一步。若在地。則橫竿由端以至豎竿。前後俱著於地。若前高後下。則橫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下也。又置一格眼冊。每葉用三百六十格。每量一步。則填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填一平字。其高若干尺。若干寸。亦於格內注之。填完一葉。則是三百六十步為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言之不爽也。屬盛州守。轉委巡簡張嘉彩。如法量之。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

紆迴曲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內除倒盤。低十八丈五尺七寸。抵高數外。實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步有奇。實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昔人所稱四十餘里者。果何所見哉。由此而推。天下之不可盡信者。殆如此矣。量山之法。世亦有用表影勾股積算者。不如是之確。而可據也。千古臆斷之。為一朝訂之。洵一快事。且其一時恬熙意象。更令人神往。

泰山有一淵。每禱雨。沉牲一。善沒者輒取食之。以為恆。一日入水。移二時乃出。持其父兄泣曰。初入時得一鷄。引繩貫之。遍索豬首不可得。潛行至西南隅。失足墮穴中。乃又一淵也。浮上求出。頭輒觸石。據地潛行。大乃不可窮。且浮且捫。良久得所從墮穴口。浮而上。如升層樓矣。記言重淵九淵。沒者所墮。殆其類也。章邱諸生王如元。庚午歲試。寄宿其家。親見之。

終始五德之說。本無確據。大明集禮云。國家以火德王。故樂不用羽。即墨王邦直云。本朝土德。色尚黃。當用宮徵商羽四調而去角。洪武正韻。以東字為首。角音也。非所宜。後禮部韻會。改以公字為首。則宮音矣。集禮本奉勅編纂。而王說相左。如此。漢家

自謂堯後火德旗幟皆赤。而又帝時管人公孫臣乃上書云。方今土德時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事頗相類。

律呂之說。古今聚訟。前代所疑。多在尺度之短長。有明自李文利而後。律數多少。更多異同。以九寸為黃鐘。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歷代相承之說也。韓邦奇、王廷相主之。以三寸九分為黃鐘。益六分而為大呂。以下乃九分遞益。以至九寸而為蕤賓。蕤賓損六分而為林鐘。以下乃九分遞損。以至四寸八分而為應鐘者。李文利、黃積慶也。以三寸九分為黃鐘。九分遞益。以至仲呂。仲呂益六分而為蕤賓。九寸。自蕤賓九分遞損。以至應鐘。應鐘損六分而為黃鐘者。王邦直也。至瞿九思則又槩斥其說。以黃鐘為九寸。而損益之法。乍多乍少。自以為稽之曆數。驗之晷影。無不符合。於是諸說紛紛。莫能畫一矣。因為圖著其異。以俟能折衷者。

韓邦奇 王廷相

黃鐘九寸。九分之寸。釐毫同法。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太簇八寸。夾鐘

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蕤賓六寸二分八釐。林鐘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南呂五寸三分。

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李文利 黃積慶

黃鐘三寸九分。十分之寸下同。大呂四寸五分。太簇五寸四分。夾鐘六寸三分。姑洗七寸二分。仲呂八寸一分。蕤賓九寸。林鐘八寸四分。夷則七寸五分。南呂六寸六分。無射五寸七分。應鐘四寸八分。

王邦直

黃鐘三寸九分。大呂四寸八分。太簇五寸七分。夾鐘六寸六分。姑洗七寸五分。仲呂八寸四分。蕤賓九寸。林鐘八寸一分。夷則七寸二分。南呂六寸三分。無射五寸四分。應鐘四寸五分。

瞿九思

黃鐘九寸。大呂八寸七分。太簇七寸九分。夾鐘六寸九分。姑洗五寸七分。仲呂四寸七分。蕤賓三寸九分。林鐘四寸二分。夷則五寸。南呂六寸。無射七寸二分。應鐘八寸二分。

明初學者。宗尚程朱。文章質實。名儒碩輔。往往輩出。國治民風。號為近古。自良知之

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為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麗。浸淫至天啟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註者。傳以為笑。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為上駟。俚詞諺語。頌聖祝壽。喧器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嗚呼。誰東國成。非此讀書作文者邪。何以至此極也。追究其始。非薄程朱之一念。實漸致之。何以故。師嚴然後道尊。舉世師紫陽者。近二百年。一旦以為不足信。而弁髦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漸肆。必且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知矣。罔上虐民。敗人國事。何足異乎。嘗為設一喻。童子之敢於忤師者。必其破乃翁家私者也。文章關乎世運。推言之。乃知其非廓。

明修永樂大典。以武進布衣陳濟為總裁。真千古僅事。天子不嫌其布衣。而畀之纂述之任。諸大臣詞臣。不以其布衣軋已。而安處其後。使展其能。濟以布衣。使君相忘已。而聽之天下能文之士。不聞有異議。皆不可及已。明朝寶鈔之制。用綿紙厚如錢。色青黎。外用墨欄週界。界內上端橫書大明通行寶鈔六字。其下復為龍文欄。界寬寸許。中一橫墨線界為兩方。上方橫書壹貫二大字。字下畫錢索之形。兩旁篆書大

明寶鈔天下通行八字。下方細書七行書云。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百伍拾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年月日。識以兩朱印。印文不可辨。背面下截為花文欄界。內橫書壹貫兩大字。字下亦為錢索形。上截空處亦識以一朱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制並同。惟橫書字錢索形。各如其數。嘗聞之一木工云。鈔正面墨欄之長。即鈔尺也。墨欄之一長一橫。即民間市尺也。語似有本。

世傳明鈔用大學生課本做紙為之。其青黎色。是紙墨雜合所致。按宋孝宗造湖廣會子。亦下江西南湖漕司。根刷舉人落卷。及毀抹茶引。應副抄造。以宋例明當不誣。夾際鄭氏曰。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圜法。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為廢。按泉字篆文。古錢狹長之形似之。刀器則邪銳如刀。嘗見人有拾得古錢如刀形者。外有周郭。蓋新莽時物。非必周以前物也。圜法則以圜函方。即今錢形也。景王大泉小泉。人猶有畜之者。又王莽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闊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莽好優孟古人。疑古布。

制如此而莽傲為之。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及禮記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孟子廛無夫里之布。諸布皆鑄金為之者。非與帛為類之布也。

文獻通考。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贍不足。又王莽天鳳元年。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大錢徑一寸二分。大錢十。當是周一尺二寸矣。則周尺之長。止得八錢三分。錢之一也。今以貨泉十較之。適得大錢八錢三分錢之一之長。則貨泉所言徑一寸。周尺之一寸也。此亦尺度之一徵也。

唐開元錢。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亦讀作開通元寶。非元宗開元年也。古錢文。止載名物銖數輕重大小。其以年號為文。始於宋孝武帝。孝建四銖錢。後魏傲之。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繼而作。北齊後周梁隋。並不襲其法。唐惟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重寶。再用年號。其一代通行者。開元一種而已。五代亦止用唐錢。獨晉鑄天福元寶。至有宋之世。每鑄必以年號元寶為文。唯太祖之開寶。則文曰宋通元寶。仁宗之寶元。則文曰皇宋通寶。不欲字文重複也。自是而後。錢文以年。遂為定法矣。

唐憲宗時。商估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此即鈔法之始。但商估與富貴人私為之。宋初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朝廷始置務給券。其時商人齋券入諸州。當日給付。不得留滯。違者科罰。此法實便公私。所為鈔者。錢券也。至執券而給錢不時。則鈔滯矣。甚而無錢可給。則鈔虛矣。再甚而以虛鈔為實錢。則鈔不得不廢矣。

朱子社倉記言。社倉利害甚悉。然有不能得之於今者。其時皆有賢士大夫為之主。或請官粟。或發私藏。如金華縣。則潘叔度出家穀五百斛。建陽縣社。則魏元履借穀於常平使者。建昌吳氏社。則吳氏兄弟發私穀四千斛為之。其法夏散之。民至冬而償。平歲加息什二。小侵弛其半。大侵盡弛之。數年之後。子什其母。則息可遂捐。此法誠善。然積多歲久。一不得人。弊自此起矣。今既無所得粟。惟當於秋熟時。鄉里各自結社積穀。各推一人司其斂散。為長吏及鄉先生者。時加獎導。而不與其事。亦足以備凶荒安鄉土矣。

林次崖荒政叢言。屠緯真荒政考。於救荒之道。可稱詳盡。萬曆乙卯大饑。吾邑趙令君奉行官糶之法。以故穀價不至大貴。崇禎庚辰。吾邑以抑定官價。粟不入市。民潛

持錢入米商家倍直求之。斗米暴增至銀一兩二錢。正犯二書抑價之戒也。蓋官粟在市平糶。則藏粟之家欲高其直而不能。厚待米商。至者日衆。穀價將自平。亦無事於抑。此吾邑所以頌趙公德不衰而歎抑價者之有心斯民而謬於計也。

庚辰嘗與耕者偶語壟上。予曰。粟貴如是。幸未有道殣。耕者曰。官粥之旁。當纍纍矣。予駭其言。其人因備言官粥之害。曰。遠來多道斃。聚食者多染疾。此易知也。至於粥廠。開止有時。有足甫及而粥已罷。不沾一粒而死者。有食粥。粥罷無歸而死者。饑腸久虛。熱粥下咽。亦往往立死。官人止以能捨粥為恤民。此等豈盡知乎。又曰。煮粥不如散米。人得米。雜以糠粃。一人一日之粥。五口一日之食也。在司牧之有心斯民否耳。其言多與林屠兩書合。

又嘗與一先輩語曰。民困矣。當權修城。令得博食。先輩駭之。方定官價時。邑人多稱善者。乃知荒政大非易事。留心斯民者。所當熟思而豫計也。

嘗言兵革之禍。類傷寒。死生在晷刻。防禦固難。而倖全者亦時有。饑饉之災。類疢癘。氣息雖屬。而盡期可以豫定。苟非國手。未易使之起也。故有心經濟者。城守荒政。並是要務。

宋人遇凶歲多籍民之大壯者為兵恐其去為盜也後來多游惰竊食不得其用歐陽公原弊論極言其害予思籍兵亦救荒一策但不當令坐食耳若以其坐食之費人授之田與牛與食略倣井田之法為之槩斂三時在田冬月集而教之既脫民於溝壑盜賊而又野無失農之害籍有得兵之利庶可行也惜無絲起歐陽公而質之耳

庚辰後五六年民間畜牧幾盡牛一頭直二十金大者至三十金貧者相博而耕率六七人曳一犁日三四畝已困憊矣或以一牛曳穫子其制似耒無斗子而一足日亦可二三畝發土恨淺耳漢趙過為搜粟都尉平都令光教過一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傭輓犁率多人者日三十畝少者十二畝以故田多闢此與近事頗相類意其輓法必別有便巧不然日安得至三十畝乎宋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詔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之踏犁制未聞又西洋人耕之法亦莫可得而詳也

華口海防議云廣中所產鱈膠形如掌大堅勁異常與浙中所產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製為防牌鉛子殆不能透如果不謬亦衛民一器也武備志載唐猗鎧法用

透骨草五觔。羅蒿子三觔。清水百觔。煮二百沸。去粗入陵鯉鱗五具。大同鹽三觔。朴硝三觔。番礪半觔。硝石五兩。前二味汁內。封鍋同煮。令烊加飴。傾瀉木片上。如牛皮厚。為柳葉魚鱗之形。乘軟穿小孔。俟冷乃綴成甲。此亦廣中鱧膠之類。

桓臺王大司馬輯火經。言隨時改火。人不病火症。鳳尾蕉可厭火災。

一跛者自言中秋飲酒醉。時新黍登場。就卧其上。遂足軟不能起。或云藉溼黍穰成骨軟病者甚多。不皆因酒。醫書言男子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上應天度。女子則無頂威骨一。此骨在髀前。左洞骨一。右棚骨一。二骨在鳩尾上。初步骨二。在二足底後。乃正三百六十骨也。俗傳男子三百六十節。女子二百四十節。臆說耳。若信少一百二十節。尚得為具體耶。

有市醫以滾痰丸治一老人致斃。其子將鳴之官。醫出前藥。對眾臆言曰。前所餌與此藥形味不異耶。其子曰。不異。醫曰。此藥甚平。何能殺人。殆天命耳。不信。吾當自餌之。因立吞一掬。其子去。明日醫已死矣。蓋青蒙石煉製不易。而大黃沉香。並墜人元氣故也。丹溪亦言一人發疽後虛損。其人自以為風。煨青蒙石。合白丸子料。飲之而斃。青蒙石之不可輕餌如此。近見酒人服滾痰丸以為快。亦太輕易矣。

崇禎十四年。宿遷有估客載黃豆一船。約五百石。一夜盡生黑文。作人面形。耳目口鼻具備。人或種之。所穫亦然。時王愈之避地宿遷。親見之。

天啟二年。京師創首善書院。鄒吉水馮三原兩先生及諸君子講學其中。御史倪文煥承崔魏風旨。疏請碎碑。毀先聖主。焚經籍。其言有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疼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噉不冷不熱之餅。書院遂廢。嗟乎。彼何人斯。亦安足責。獨是數君子不能安靜俟時。以銷羣陰。乃輕露聲光。逢其畏忌。至於黨禍大起。邦國殄瘁。痛哉。

武定袁熙宇化中先生。熹廟時。以御史劾魏璫下獄。死。方其初第。所識一老諸生。與一豪胥。同時請見。先生令門者分別。延入豪胥先揖。令升階。不交一語。送至階下。徑返。乃延老諸生。走迎。握手道故。流連移日。送門外。候跨蹇去。乃返。即此一節。已見風規矣。

費縣王左海雅量先生。萬曆甲辰進士。知長治縣。時縣有死於塗者。眾疑少年某所為。執而訊之。即誣服。已以當死。移獄臬司矣。復獲殺人者。左右言前既以某抵法。白臬司。此當縱舍不治。以竟前獄。不然。恐以失聽。獲謹不細。先生曰。奈何。自愛其五斗。

而使無罪者銜冤就死地為速具稜。吾寧以不明甘白簡耳。遂自請立出前少年。而以真盜抵法。中丞直指。愈以為賢。交章薦之。後以御史按遼左告歸。

樂陵張念山先生潑。初名自悟。知曲周縣。未諳治體。或以書揭縣門曰。自悟不自悟。貪酷憑你做。自悟若自悟。官久自然富。先生得書。續題其後曰。自悟今自悟。是後廉潔自厲。多惠政。歷官至御史中丞。二事並王愈之所聞。前輩處過如此。真不愧古人。萊陽羅石先生。庚午入賢書時。其叔父諱廟樓翁。至濟南看之。因過濟陽。訪邢慰山先生。邢從容問曰。君家兩猶子。並秀一時。究當孰勝。曰。奮手足。邀時會。第不如泰。若夫嚴氣直情。履繩踐墨。第也獨矣。當時先生之見信家庭者如此。後十五年而盡節。乃知此事非取解臨時者也。

濮州葉廷秀潤山先生。崇禎朝。以言大臣忤旨。謫戍福建某衛。甲申賜還。未至而明亡。著道士服。往來叢祠佛舍。不歸視妻子。或言及國事。輒流涕嗚咽。至戊子尚未剃髮坐法死。

蘇壯□□先生。亦濮州人。明亡。約□部尚書張某同死。蘇之女。先許字張之孫。張謂其僕曰。奇語親家翁。死節誠好事。尚須看顧兒女過活。不能相從也。信欲死者。當往

迎孫婦未幾蘇遂死而張委質。

濟南衛指揮李興邦字振宇甲申聞變慟哭易服誓以死殉持刺遍辭所親或以官卑無社稷責勸之曰官雖卑亦官也况世戴國恩敢不盡節遂不食偽權將軍至濟南官司出迎李聞炮聲問故拊牀大慟而絕。

嘉靖初桂萼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建為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為門左右為塾以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學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為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為講說文義約之入身又次為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為聽

樂堂內置鼓。擊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略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此疏在當時。未聞能行與否。養蒙之法。理當不易。

昏禮以昏時行之。取陽往陰來之義。如吉期在丁。至丁日之昏。方往親迎。新婦入門。即行合卺之禮。明旦婦見於舅姑。於儀節甚順。近日山東以丙日之昏往迎。丁日蚤旦入門。三日始見舅姑。名義既不協。禮節亦有未安者矣。

婦人跪拜非古。于文定公筆塵言之頗詳。按喪大記云。夫人弔於大夫士。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婦人拜跪。其來久矣。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鄭氏云。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又云。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觀此則婦人肅拜之外。自有手拜稽顙二種。但不當用之吉事耳。周天元後始混施無別。明代命婦入朝。贊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賜時一跪叩。

頭雖猶存古意。質之君賜肅拜之文。已參用近法矣。

典籍既繁。道術亦裂。學者各以所好為勝。主奴汙附。不僅佛老吾儒之出入已也。嘗以飲食喻之。可知決擇。六經四子五穀也。人待之以為生。不可一日無者也。傳注疏解。蔬如鹽酪也。食五穀者所必資。不得之。無以利喉爽口。性理通鑒。穀核也。穀核可以備味助養。而不為食。主。二十一史。諸子之為儒家言者。穀核之待烹飪撰攢者也。詩賦辭說。茗香也。備之足以快意。廢之未為甚闕。書義。酒醴也。酒醴雖五穀所釀。漸遠本味。而又易腐敗。以供獻酬。固不可闕。耽之者。或至廢日失性。雜家及二氏藥餌也。投之有沉疴者。立見起色。然過劑則轉生他病。或至殺人。若夫幻怪淫艷之書。與妖導慾。獎惡敗俗。則鴆毒耳。冀穢耳。豈堪近人。王荆公父子。並好老子。各有注解。荆公喜紛更。而又好勝。與無為不爭之旨。正相反。而好其說。何也。呂惠卿亦作道德經傳。元豐元年表上之。似當時好尚如此。李彥平遺書云。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跡惠卿所為。不知所悟者何等性命。令人發笑。嘗歎佛老宗風高潔。而文士之得罪名教者。往往逃入其中。以自掩飾。二氏亦樂借其華辨。以為門戶生色。不知適納敗闕耳。使瞿曇老子之宮。金鑄惠卿

而嚴事之人不掩面反走耶。

韓文公送文暢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語。蓋以學佛者為墨。亦據其普度之說。而以此名歸之。今觀其學。止是攝煉精神。使之不滅。方將棄倫常。割恩愛。以求證悟。而謂之兼愛可乎。又其送文暢北遊詩。大以富貴相誇誘。至云酒場舞閨妹。獵騎圍邊月。與世俗惑溺人何異。送高閑序。為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為勝於一死生。解外膠。皆不類儒者。竊計文暢輩。亦只是抽豐詩僧。不然。必心輕之矣。

唐杜鴻漸死。以僧服殮。宋王旦臨終。遺命髡首披緇。近日鍾惺臨終。亦命剃染。自定釋名曰斷殘。皆好異之過。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為僧。名曰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

天啟中。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葛端肅得之。此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遊。因易呂姓。以山居。名若。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攷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尚書涓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似有可據。然何大相異。

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吐筆自叙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為叔父亦良怪異矣。

六祖衣鉢傳自達磨藏廣東傳法寺衣本西方諸佛傳法信器鉢則魏主所賜嘉靖中莊渠魏枝督學廣東取衣焚之鉢碎之。

十干中戊字本音茂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是戊禱相叶後讀音如務陳履常後山叢談云梁氏之父名茂始讀戊為武溫嗜殺並諱其嫌耳。邢昺代醉編云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朱溫父名成以戊類成故耳。陳說是易其聲。張說是易其形。二說不同。今按溫父名誠不名成曾祖名茂琳。二說並失考矣。

孟子五伯章言歸於好。好去聲。喜好好惡之類。方如此讀。此處疑當作本字。許考切。左傳此句杜預注云義取修好。故傳顯其盟辭。正作和好字解矣。

鄒吉水曰。世人相見訴窮。便是貪欲影子。這窮字斷送多少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真我輩藥石。又念耐窮如何得赫赫出來。此中大有事在。不得所事。只知耐窮。一懶惰無能之人而已。

要之知所從事。遇窮便自增長氣骨。開通識見。不然富貴枉受富貴。窮亦枉受窮也。勿求增財。但求減用。減欲斯減用矣。

墨子書有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言與兔置之詩合。亦學詩者一異聞也。

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子瞻子由墓在嵩山之陽。元邾令復為老泉具衣冠葬之。左子瞻。右子由。成三蘇。然老泉自葬蜀。子瞻卒常州。甲申。邾賊剪其墓中古柏三百餘本。

莘縣。周衛地。衛宣公殺公子伋。使盜待諸莘。即此。秦屬東郡。漢東郡陽平縣。東漢置侯國。魏晉俱陽平縣。後齊樂平縣。後周置武陽郡。又析其地置莘亭縣。以地有古莘亭。隋置莘州。又改為莘縣。唐復置莘州。復為縣。屬魏州。五代因唐舊。梁改魏州為天雄軍。後唐改魏州為魏郡。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為天雄軍。縣並屬焉。宋屬大名府。元屬東昌路。明屬東昌府。

呼延贊其子病。贊刳股為藥療之。見宋史。吾濟楊上御名度為子刺血寫經亦頗相類。

宋紹興中。立三殿於臨安。以奉聖容。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遷。七夕設摩侯羅嘗疑。摩侯羅名物。夢華錄載京師舊俗。七月七日。街上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悉以雕木。綵裝檻座。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疑即此。唐人詩云。七月七日長生殿。水拍銀盤弄化生。或曰化生摩侯羅之異名。宮中設此以為生子之祥。邑令杜公乃云。大同於七夕。以蠟若絲為女人形。塗朱施粉。衣奇錦。佩金珠。肩輿鼓吹。道送婚姻家。酒榖果餌。繼至。至則衰媪童媿。焚香密祝。繼以笑弄。名之曰摩侯羅。既云生子之祥。又不當止為女人形。要是兒女嬉戲之事。設之原廟何居。

盱郡鄧元錫作函史。上編八十二卷。載上古至元末君臣事蹟道術。下編二十一卷。載天官。方域。人物。時令。曆數。災祥。土田。賦役。漕河。封建。任官。學校。經籍。禮儀。樂律。財賄。刑法。兵制。邊防。異教。共一百三卷。鄒平馬驢所為繹史。其體制略與之同。但所載止於秦亡。而多至一百六十卷。視此為加詳矣。

晚唐詩人陳陶。道西山餌藥。開寶中。有夫婦貨藥沽酒。醉舞而歌者。曰藍采和。疑為

陶夫婦世俗作監采和。

競渡始於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託於戲耳。

唐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如尹師魯序張堯夫墓。而歐陽修為之銘。蘇頲序上官昭容墓。而張說為之銘。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為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為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

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觀其書。亦不為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中矣。

老莊之書。切不可深溺。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居齊齊言。居楚楚語。發於心術。文詞有不覺者矣。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可也。若併取其詞為己出。而用之。所謂鈍賊也。韓文公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統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為二。

參同契句讀二則。

管括微密。闔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文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諺離俯仰。文昌統錄。結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人身之中。有管括則甚微密。闔舒則能布寶者。是要道之魁柄。統化之綱紐也。若文象一動乎內。吉凶必起於外。如五緯之在天。為錯為順。應時而感動。與二十八宿之互相乖戾。諺離俯仰之不同。統默運於無聲無臭之內也。學道法乎此。則文昌統錄。結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而不至有妄動之凶矣。其道如何。亦惟原其始。要其終。斯吾心存亡之端緒。可得而驗也。原其始。察念所自起。以審真妄。要其終。順念之既止。以返虛無。則此心或存或亡。不至有昧。而虛極靜篤之境。可漸至矣。

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布言順鴻濛。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止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

吾身有旋曲以通視聽。或開或闔皆合同而不離者。斯乃為己之樞轄。時而動。時而靜。無竭窮之期者也。學道者於離。目則收視而內榮衛。於坎耳。則返聽而不用聰。於兌口。則不以談而布言以順鴻濛。三者既關鍵而不外馳。惟和緩四體。以處空房。其攝乎外者如此。委順其志。以歸虛無。無所思念。以為常道。其心之正。則難以推移。其心之專。則不縱橫。寢寐也則神與相抱。覺寤也則候察心之存亡。其持乎內者如此。內外交養。清靜之旨備矣。

汪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係月。書月不冠時。惟春秋書春王正月。朱子曰。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

汪氏曰。文定以為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云。某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月為春也。汪氏名克寬。字德輔。

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莊閔僖是也。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故書其自立也。程子曰。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殺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賄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為惠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爾。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為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胡氏因之。其義最精。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為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爾。待衰世之意。朱子曰。盟誼畢。竟非君子之所為。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啖氏曰。按例無有改字以為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如此時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書妣氏卒。書姓也。劉氏曰。諱姓。非義也。特書君氏。又不足明其為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龜山楊氏曰。聲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

為正

汪氏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文止於所起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於哀十三年十二月矣殊無意義

世之舍儒而學佛者將謂其同於儒而學之耶抑謂其異於儒而學之耶既同於儒矣學儒自足以之道不必舍此而之彼也苟異於儒矣又不當身列於儒而學其非儒者也既舍儒而趨佛則儒佛必有分矣有分則此是彼非不容強置也

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

志定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或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

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顯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為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又當辨業

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

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偽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偽而誠則成矣安之則為聖強之亦不失為賢故辨成

五載一巡狩節此定朝巡之期五載之內共一巡四朝四朝者四方諸侯分在四年

來朝其實只來一次巡狩之事。已詳上節。故此節於定期之下。單言朝時述職之事。敷奏以言。是其述職。明試二句。則因其述職。盡所以待之之道。經只舉言之善者。與有功者一邊說。其不善與無功者。可以推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經理地輿。分九州為十二州。取其便於統攝。所以廣德化也。以此句為主。封山以表疆域。濬川以防民害。皆經理中一事。

象以典刑。節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言其立法示人。明白分曉。如天象著明。使人人知所趨避。而不敢犯。贖只贖鞭朴之刑。五句。從重說至輕。皆法之一定者。青災二句。蓋用法之權衡。重刑輕刑。皆用此意酌定。所謂怙終賊刑者。亦只施以所應得之罪。而不許其贖與宥耳。非格外加重。而必置之死也。傳中由輕即重。由重即輕。語須善讀。末二句。史臣深見舜好生之心。揭出以示天下萬世之用刑者。語意如云。舜之制刑。嚴為防禁。使人不敢犯。詳為審酌。恐其有所枉。蓋敬而又敬。惟於刑為加意矜恤也哉。按注疏作舜勅戒百官說。亦自有味。

流共工於幽州。節。承上文言舜之敬慎刑罰。因歷舉舜生平用刑之當。蓋以類紀之。四罪實非一時事。說者見下接堯終。遂以為皆在堯晚年。且以天下咸服為即位張。

本誤也

萬卷間話

卷一

二十五

高庵閒話卷一終

蒿庵閒話卷二

清 張爾岐著

愚讀儀禮自鄭賈注疏外偶得吳氏考註稍一涉目輒掩卷置度閣以其註皆采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為說則大違經意故也及儀禮鄭注句讀成乃取考註為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唯少宰篇尸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為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不須剖擊疵病立見疑其書殆庸妄者託為之不然草廬名宿豈應踈謬至此後得三禮考註序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氏之舊也序云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則又詳列其目矣公冠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雷禘於太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注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則取大

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居明堂之與明堂為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草廬本書次第。略見於此數言。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為曲禮者八篇。龐雜粹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謬誣先儒至此。真可恨也。

又何喬新書儀禮敍後錄云。三禮考註。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為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壁彥文掩為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註仍於朱子通解經傳。雖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鄭康成賈公彥之文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為之耶。考註一書。前人已判其為偽。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鮮。人不及深考。遂致坊賈流布不已耳。愚為拈出。庶不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暇日。準吳氏所序次第訂為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陳白沙東藩舜絃曰。儀禮之訛多矣。一經手校。即為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

奇者敢不拜賜。當其時已有此歎。儀禮之鮮善本久矣。但不知潘氏所校。視官本何似也。

詩之風雅頌。體各不同。黍離降為國風。先儒之誤。宋儒始正其失。春秋穀梁傳序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揚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大師不得列之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實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觀此疏。是黍離降為國風之說。唐人已能辨其失矣。

卦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謂三文變者所變之卦。若在前十卦內。則以本卦彖辭為主。是為主貞。若在後十卦內。則以之卦彖辭為主。是為主悔。三文變以本卦之卦彖辭占。而又有此輕重之別也。蓋前十卦。本卦之氣尚多。後十卦。本卦之氣欲盡也。其所謂前十卦者。初二三初二四初二五初二六爻變也。初三四初三五初三六爻變也。初四五初四六初五六爻變也。皆前十卦也。所謂後十卦者。二三四二三五二二六爻變也。二四五二四六二五六爻變也。三四五三四六三五六四五六爻變也。

也皆後十卦也。啟蒙卦變圖甚詳。雷化張介臣嘗為圖說管窺以爻位約之如此。袁楷云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祐之一爻咸九四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今混入繫辭散而無統且亢龍有悔一爻已見文言中。餘爻皆其類可知。况擬議變化自是一章結語。陽卦多陰後即繼以乾坤易之門是言六子後繼以乾坤中間尤不宜以咸四諸爻間之於是取此十九爻依序卦之次書乾坤文言之後錄為小冊。又曰諸子曰皆孔子門人所加。如後儒增彖象曰之例。遂開歐陽永叔之疑。愚謂經文固無可更之理其所言亦自有見。

乾健也。震坎艮皆得健之一節者也。震之動坎之中孚艮之止皆健之為也。曰坎固陷矣。曰陷其遇也。中孚則其德也。陷而中有定主焉。非健何以能之。止之與動不異趣乎。曰人之不搖於俗者止也。不紛於欲者止也。行止各當而主乎靜。此固天下之至健也。此三男之德所以皆同乎父德也。坤順也。巽離兌亦皆順之一節也。順故無所不入。順故能麗乎陽。順故說見乎外。三女之德皆母德也。人之具乾德者多能自立於正。故文王於震坎艮之象言其德而已。鮮戒詞也。人之具坤德者恐其徇物而自失。故巽則言利見大人而離兌皆以利貞示戒焉。

損乾之三。以益坤之上。則為損。當其未損。固居然泰也。以損下之故而為損。尚得為為泰乎。損上卦乾文之陽。以益下卦坤文之陰。則為益。當其未益。固猶是否也。以損上益下而為益。既益矣。豈復有否乎。其損下益上也。方自以為益。聖人曰。此損也。其損上益下也。不知者或病其損。聖人曰。此益也。示戒深矣。

小畜。以陽之大。而畜於陰之小也。又其所畜者小也。陽為陰畜。似無亨理。然所畜尚小。又卦德則健。而巽卦體。則二五皆剛中而志行。故其占亨。此時陰之畜乾。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五陽皆為陰畜。下之三陽。以遠近為畜之淺深。初得正而遠。故為復。自道二雖漸近。然得中而同於初。故為牽復。三迫近則為輿脫輹。夫妻反目也。六四畜陽者也。以陰畜陽。易致傷害。教之以有孚。則可免。四之畜乾。必藉同體之力。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所以能畜也。上九則畜道成矣。推本言之曰。尚德載外。君子也。婦貞厲危。小人也。月幾望。君子征凶。示君子以處小畜之道也。天施地生。非震不為功。進德修業。非震亦不為功。藉其一旦之力。所以開無窮於方來也。故亨。

雖有聖人。不能使無憂患。至而能盡其謀。不失其度者。其平日之積待。此者嘗豫也。

甘此者嘗怙也。窮達死生無定遭。有定力。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初之與上。不僅以其質異也。一則震初而號號。一則震極而索索也。初可為而極難反也。

不可必者。震之時不可同者。遇震者之質中與不中。正與不正。可自必者也。殊質而同歸者也。二喪而復得。五危而不喪。三蘇蘇而四未光。犯患者同。而處患者異。知憂危之事。來自人分者常少。而起自己分者常多也。

危辱及前。自顧無以致之。則能御。加我以其勢。而理足恃。奪我以安榮。而不能奪我。以名諡。自顧有以致之。危辱切其外矣。愧怍復靡其中。君子之當震者常一。而小人之當震者常二也。三不當。四未光。失亨理矣。

九二之巽。巽以其言。上九之巽。巽以其德。巽者。權之物也。善憂患而不失我。正上之巽。則喪已而徇之。安得以不凶。傳不云乎。邦無道。危行言遜。言可遜也。行不可不危也。

初有濟屯之才。而與已為應。則建以為侯者。五之事也。求之而與俱往。以聽五之所任者。四之事也。非知亨屯之大機者不能然。故曰明也。

五之屯膏。非五之屯之也。無伐之施者。曰施而仍曰屯也。曰施未光是上已知施矣。而未光者。非下不足以廣其意而然乎。不然。陽剛中正之至。非不知布德於民者也。經曰屯其膏。據其見效而咎君之辭也。傳曰施未光。本其由來而咎臣之辭也。此建侯之不可以已也。

小過。小者過矣。當此時無亨理。聖人曰。處此則有道矣。小者過也。過於小也不甚過。而小過也。凡此者。貞之屬也。曰可小事。小者可過小也。又曰不宜上宜下。小者之過。小勿失甚。而但小也。此非與時偕行者不能及矣。知卦下係亨。告占者不告小者。艮兼動靜義。得其所者靜亦止。動亦止。失其所者失之動亦失之靜。三居上下之間。上之得與失。下之得與失。三均與有功。三均與有罪也。居此而欲使氣足相及。情足相喻。豈一止之能哉。止而至於列其夤。厲孰如之。

弟季厚問不相與何以釋止其所也。曰卦之相與者。相徇者有之。相成者有之。相傾者有之。此嘗待彼止其所。則資望之意盡矣。盡己是者忘人非。審見分者遺來效。惟不相與者類也。

上自止其所。而下以之全。下自止其所。而上以之安。適己之分而有相適之益。居其

中者實動之三。非所止而止焉。絕物之通亦成己之害。

吉祥之與人事為類也。如有耳而聰附之。有目而明麗之。無耳無目。聰明之理存乎空際。不為人有也。君子之正位。所以善人事也。而命疑於此。得類而止也。如鼎然。潔其中而奠之。馨美來集矣。詩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同此說也。

質同而傾欹搖蔓者。必先敗。受同而撓擾沸滲者。必先竭。非有鬼神。數自然也。正位者之於言動。持其外者有數矣。持其內者有數矣。百道而一於慎。所以能留餘也。所以能備敗也。故曰。凝命。

初之求二以為好也。聖人正名之曰。我仇則怨。匹矣。世之歡洽羣居者。安可以不擇也。賊其德者。等於賊身。且過之。

鼎有實。慎所之也。聖人之惜有實也。有實難矣。而以不慎喪之。是可惜也。

合之不以正者。以為苟可以合而已足。無所事正也。目前之欲盛。而永終之慮疎。速其故而始悔。晚矣。君子不為欲動。故利害明。利害者。是非之貳也。不可以他求者也。

愚按陰陽老少主著策言。其詳具筮儀三變既畢註內。及繫辭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節本義。讀者當詳之。周公本就各爻繫辭。因奇偶各百九十二。其畫相類。無以

別也。故姑以初九等字為別。若得寬布六爻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用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用初九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

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并卦六五。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為爻辭出於周公是也。

易之吉凶。倣天下之動。而列其所獲。天下之動多端。故易之所列亦多途也。我之動於易。必有所合。知所合。則吉凶居可知矣。端策而求。可無庸也。若考飛伏稽納甲推積算。未矣。故學易者。必本乎靜。靜則易之全者儼在我。乃得因其動而指所之。

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謹言行釋之。蓋時當無道。動人不平者甚多。窺伺君子者亦密。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遊世之妙術。賈集傳云。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愚按大封功臣者。武王也。則經文我字。正是詩人代武王自言。篇中豈容自頌其功。集傳云。頌文武之功者。乃後人解經推原。而為此說耳。非當時詩人之意。即一邊頌文。一邊頌武也。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一語足括經意。其字即指武王而言。序云。賚大封於廟也。朱子初無駁語。集傳正本其說。先輩文乃有云。我周之有天下者。文之謨。而定天下者。武之烈。以武王之謚。

入口氣內。蓋泥集傳而失之。

桑柔次章至四章。集傳以為皆征役者之怨辭。不知若直作詩人歎其征役不息。於理何缺。而必多此一番曲折也。待知者商之。若直作詩人說四章前數我字。皆通人已之辭。土字與卷阿同解。亦自可通。

春秋書春王正月。胡氏以為以夏時冠周正固可疑。蔡氏云。商周正朔。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歷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不改也。引商書及秦紀為證。似有可據。然自是商秦時。宜不可引以概周。以為春秋書法亦爾也。若春秋所書正月。是建寅之月。諸公即位。並在是月。此何等重事。何以不用本朝之歲首。而用前代之正月乎。王濟之作春王正月辨。引經中諸月事。明其非夏正甚詳。惜其尚遺此也。近日一文士。亦作春王正月辨。獨主蔡氏。試取王作一觀。其說可以立破。其中可笑者。駁紫陽孟子註。周七八月。即夏五六月。云田家作苦旱。雖畏夏而尤畏秋。子與七八月之說。良有深意。奈何以為五六月乎。此真說夢。觀孟子下文云。勃然興之。惟五六月之苗為然。若至正秋槁。則竟槁矣。乃知作此辨者。真弄筆書生。豈足言耕作事哉。書經本名尚書。正義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九峯作傳。亦止名

曰書其配以經字。疑自有明始然。又易詩春秋禮記亦初不配經字。試錄文猶然。惟小試卷文乃云某經。而坊間書傳詩傳亦云某經集註皆妄加也。

注解齊使說一段亦誤。嘗自為之解。越不伐楚。則不伯。王度其所以不伐楚之故。為不得晉之好耳。今日晉固不肖伐楚矣。使其肖伐楚。必將覆楚之軍。殺楚之將。楚之葉陽翟危。而陳上蔡不安矣。故曰晉之事。越不至於破楚不止也。得晉之效如此。越乃憚於得晉。何也。越王曰。我之欲得晉。不必使之與人戰也。但得其聚兵大梁。分楚之兵力。而我可得志矣。使者曰。若但欲使晉分其兵力。不知楚之兵力已分。不必晉也。且王之所求。欲晉楚交兵。而後圖之也。晉楚不鬪。則越兵不起。不知越兵不起。則晉楚亦不鬪。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越兵一起。晉楚必鬪。而晉越之交合。而楚可圖矣。

索隱解讎字為雙字之譌。似可從。不然。則復讎二字連上讀。言小者不能伯。而復讎也。

儀禮賈疏云。榮屋翼也者。即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翼也。俗呼屋兩傍自脊前後下注飾。孰為之者。曰包複。蓋搏風之譌也。其云四阿四注。則

四面為簷。云兩下為之者。當前後為簷也。

鶴鳴於九臯。傳曰。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觀古人馳騫江臯及登東臯舒嘯之語。皆水旁高處可居者。則此九臯亦謂坎邊之地。非水中也。淇之澳。汾之曲。並此類。濮氏曰。澤曲曰臯。正同此解。

越王棲於會稽。范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雖少伯一時對君之辭。跡吳越興亡勝負。總不出此數語。即少伯一生舉動。皆數語注腳也。通篇眼目。實在於此。持滿者與天。持滿者。當本之天道也。定傾者與人。定傾之道。當盡人之事。因人之情也。人字內兼彼己。節事者以地。舉事而欲得其節。因地之勢地之利。以為宜也。觀越之初伐吳。吳之伐齊。北會諸侯於黃池。越之後世散於海上。及蠡之逃去。可得持滿與天之解。觀蠡之教越事吳。遣少子見莊生。可得定傾與人之解。觀其浮海出齊。又去齊止陶。可得節事以地之解。注家以為天與之人與之地與之。誤甚矣。保辜字見公羊傳。注襄公七年。鄭伯鬃原如會。未見諸侯。卒於操。傳云。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云。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曾名之。明如曾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知古者保

率者亦依漢律。

冠禮於廟。重冠也。未冠而不以告。既冠而不以面。何也。冠而見於母。經有其文。何不
見於父。冠而見於卿士。何不於賓。豈經文不具使然歟。抑亦有說歟。

昏禮婦見舅姑。其文著矣。為子者似亦不宜無以見於父母。當其執笄而薦。特豚而
饋。其夫皆安在乎。是可疑也。且醴婦之贊。夫家何人為之。若婦人則不必計。今詳其
拜。則使拜矣。使拜者。婦人所以答男子也。是何男子而令之與。新婦僕僕為禮乎。至
於醴婦房中。明著其為家老矣。家老可以醴婦。亦一疑也。

鄉飲以獻賢能。就先生而謀賓介是矣。何以不夙戒而戒於是日。飲之者將獻之也。
為賓者。何以一辭而許。難進之風固如是乎。經言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俱不言奠爵
於席前。非文之不具也。蓋賓拜而後進受爵。賓受爵而後主人拜。是手相授授也。至
於酬賓而奠解薦西。似進爵之變節。注疏並不言其故。近日說家乃以為獻酢皆然。
而文不具。果信然歟。

朱子語錄云。張忠甫所較儀禮甚子細。然卻於目錄中冠禮元端處便錯了。不知其
錯處如何。

文獻通考於儀禮門中載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今皆未見。又類宮禮樂疏引用朱子儀禮經傳圖解。又自一書。

吳氏三禮考註於儀禮諸篇皆以記隨經而取二戴公符投壺釁廟等篇。繼之曰儀禮逸經。又名射義聘義等篇。曰儀禮傳。蓋略倣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之例。而解處多誤。當時何不據朱黃成書表章之。而又自生枝節為也。如冠禮角柶。以角為四升酒器。柶為楔齒。皆謬甚。

唐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無累。

鄭覃石經。只有經文。每經之下。皆書某人注。如儀禮則曰鄭氏注。蛇足之甚。至有司徹篇亦有誤書字。豈當時未及檢正。所謂強弩之末者歟。監本十三經注疏。萬曆十三年間。某人奉旨校刊。謬誤甚多。儀禮經文至脫去一兩行。今人校書。多據監本。監本何足據也。近日人補石經字。亦據監本。有司徹篇。有石經闕處。適當監本脫處者。幸於剝蝕中。依稀辨出三字。乃知書以舊本為貴也。吳氏本經文差處少。亦似明初

舊本若一落今日坊間不知作何狀矣

泮水第二章詩傳。昭叶之繞。反與藻。躋。教。為一韻。愚謂昭讀如字。而教讀作平聲。四句換韻。與首章一例。似亦可通。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儀禮自納采以下五禮。皆使使往。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吾鄉納幣。壻多親往。殊失此義。聞京師之俗。翁壻非既昏後不相見。蓋猶有禮意也。

鄭康成注中庸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正義曰。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者多。知亦所含者眾。故云土神則智。漢唐人言五常者如此。則以水為知。以土為信。自宋儒始也。

又正義引賀場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數語亦自分曉。

索隱行怪者。心在求人知也。故人亦有述之者。其述之者。惟不知中庸之為道。故隱

怪得而眩之。浮屠神仙之說。其飛揚浮動之意。少年文士之未知道者。多為所引。不然。則名節既虧者。借以自蓋。吾儒既無新奇可喜之論。而大義昭然。豈容假借。故宋人有云。後人有聰明過孔子者。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淡薄云者。政以無隱怪處耳。甚矣。吾衰也。蒙引以為氣衰。存疑以為志衰。畢竟是氣衰。故志衰。蒙引說勝。

自行束脩以上。蒙引云。人但自行束脩以上。以自為自己之自。則以上是來學。大全邢氏曰。此禮之至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則自當訓作由。存疑說主邢氏。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時講以驕吝粘才美云。以才驕人。以才自吝。其說本於蒙引。實未當。還只兩開說去。為是。細讀註及小註。自見。小注云。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曰甚言其不可。明是連無才美者包在內。若說有才美者。是以才美自驕吝。彼無才美者。又以何事。豈反不驕不吝乎。蓋驕吝二字原說的廣。程子氣盈氣歎。甚渾妙。人苟德有未足。便墮此兩箇坑坎。驕字易說。吝字當以易經中吝字參看。輔氏云。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胡氏云。驕張玉吝收縮。程子曰。人若吝。

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必有歎之之色張子曰人之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意思蹶蹶無由作事味此數語可得各字之解何必粘着才美古人所謂口欲言而囁喘足欲前而咨且又各字正解也

食饘而餲法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傷熱濕者本其致餲之由言之非二事也近作本者多以二事敷衍失之矣爾雅釋器云食饘謂之餲郭注云飯穢臭見論語殊分曉足食足兵註中倉廩實指民之倉廩武備修謂弓矢甲冑之屬也去兵者如云器械不必精利即孟子制梃以撻秦楚之意時藝有以民即為兵入講者甚可笑不知當時無招募之法未有以人為兵者夫子言去兵何嘗都無卒伍什兩之法哉

也。顏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理故能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麻冕用三十升布鄭注以朝服十五升因倍其數而解之似無別據顧疑其難成良可疑也

魯人獵較注趙氏張氏之說雖不同其歸則一獵後若不較所獲之多少則獵時自不較奪古人田獵既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廩其餘以與士眾習射

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勇武。及既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為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大過。夫子欲革其俗。故先薄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兔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較奪之非。而復古者習射之制矣。

白駒於馬嘉客。殆以實字為虛字。如云善自客留於此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全身名之道。無出此者矣。車有收。以斂載。小戎取行不取載。故棧其收。此軫制也。駕服馬者。衡從前。軫稍曲。而上向下。鈎衡者。梁軛也。恐其不堅。以皮五處束之。柔然有文也。此鈎衡之制也。設游環於服馬背上。引駮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使不得出。又以皮二條。前繫衡兩端。後繫軫兩端。使駮不得入。此御駮之制也。於陰板之上。別設鞞二條。以繫駮之頸。以白金塗。續鞞之環。以為飾。此駮馬引車之制也。

二章。塗以釵。釵置釵環於軾前。以繫兩駮內轡。而以白金飾其上。也。轡是絡首者。鞞

是繫頸者不可混

三章。被甲之駟甚和矣。三隅之矛以白金飾其鏞矣。畫雜羽之中干。苑然有文矣。弓則以虎皮為韋。馬則金鏤為膺。交韋其二弓以備環。以竹為閉。以緄滕之

月出一章。用字多不可解。姑以意強釋之。僚慟傳並訓好貌。燎訓明也。好者便娟媚麗之謂。明則顧盼生姿。光彩動人。如有暉耀也。窈訓幽遠。糾訓愁結。凡人中有所慕心之所馳。都非耳目聞事。之此之彼。說曲難詰。其念專凝。盤旋於此而不可解。故曰窈糾。悄字。王氏以為言不說而靜默。錢氏以為默憂。凡有憂者多不言。二解得之。俗亦云悄無聲。正此字。憂受訓憂思。亦有勉強忍受。不能自聊之意。慙。王氏以為不安而騷動。如云怔忡攪亂也。只是意亂心煩之謂。天紹訓糾緊之意。中心煎迫。不得舒縱也。慘。王氏言不舒而憂愁似不甚貼。似是慘痺不樂之意。男女相悅。十癡百怪。詩可謂能言麗情矣。

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

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常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為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

也。小人常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

衆人之於命。亦有時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為準也。而以義為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為辨而重為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後世既無碩師。為人所宗仰者。須推一古人為之矜式。如有明之尊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材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為異論。至於醜詆程朱。幾如三家村老學究。且漸漸侮及先聖。於是名簡大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

有所為而為善。便是不誠。不誠便是不善。有矜炫於人而為善者。有希圖報應而為

善者。世俗衰薄。不墮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為便不可為人。真實改過遷善。方是兩腳踏實地。

物之蔽以永終。而見其宜蔽也久矣。至永終而始見耳。君子見其始。循其節數而審求之。其後千年。可一日決也。此愚人之所駭。而知者之所信。

今夫陳敗亡之蹟。而觀之無無因而得者。守誦者之所明也。吾所不及見。所不及聞。與吾所已見已聞人無異情。事無異勢。如之何不可以相求也。

人生而靜。靜者之生之道也。動者之死之道也。然人不能有靜而無動。聖人立禮節以靜其外。舉理義以靜其內。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息氣恒多。生理亦或以全也。

左傳。子產不毀鄉校。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此吾夫子言仁。一大公案也。仁字最難識。從此處反參之。則仁之為仁瞭然矣。

嘉靖八年。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餓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暴殄遺棄小兒急。收養。輕忽係囚急。寬恤。有三權。

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逼糶
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屠緝真荒政考詳矣不及
次崖之約而盡也

人能無求固自佳事此中大有事在非一無求可了古來隱逸差等極多漸之上九
曰可用為儀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此豈處士純盜虛名者比哉不然販夫菜傭絕
意仕進亦可以高士目之矣

盜蹠篇莊子明是非之不易爭也知其不易爭而安之雖無救於彼之非猶可得乎
此之是老氏自全之術也知其不易爭而必欲爭之爭之而勝我無益於是之分而
增一爭之失爭之而不勝既多一爭之失而兼失其是之分則此之是彼非之資也
何如不爭之為得也豈特老氏夫子亦言之矣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不爭之謂也
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於集註本義諸書皆極力吹索妄生穿鑿
必別立一解欲駕其上若肩平心靜氣於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有益乃費
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罪過亦深可惜推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一倡一二妄人遂敢
肆口訛笑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

為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巳。至於古人為人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真切之味。實未曾細咀而熟嘗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六月。偶閱人易變說。感而書此。

有一良友。平生有志於學。中間忽被細人誑誘。自荒於酒。百勸不回。又為佛者所惑。自是遂不復言學。一日。取朱子文集四冊。貽之。冀有感悟。不數日。發回作中庸說一卷。約有萬餘言。皆極力辨駁朱子之失。大率引佛氏之說。以解學庸論語。為之叱歎累日。令子姪輩為焚其說。其人以長厚。為鄉里所推。亦能深思快譚。嘗一遊廬山。稍見佛氏書。遂至於此。自後遂頹惰荒廢。遺落世事。獨時時縱筆為詩文。不別好醜。殆類狂易云。

荀子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之慣以無分得也。此語有味。人偶有所得於分之外。必不能復力於分之內。其得失常相敵。而用之也必後。後於用而不力。則立盡之術也。原其始。則無分之得為之禍也。故治民者惡之。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少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而口莫詳也。漢文石室圖。仲尼弟

子。別有林放。遂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本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型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久之。今人好以古官名相稱。謂其職掌崇卑。多不相類。最甚者。莫如以知州為刺史。漢初置州牧。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刺史。即牧之職也。特名異耳。專制一方。凡郡守縣令。皆所統御。今知州視之懸矣。以是相稱。不近誣乎。

益人神智。信莫如書。所謂書。指經傳史記之屬。若申韓管商。及稗官小說。最壞人心術。敗人德業。不可不慎也。曰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非歟。曰此武侯誤用心處。當時效驗。已自可見。世人以雜書教子弟。謂有裨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獪。淫泆放縱。執拗穿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之。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可未也。注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其詞也。今人或以送別之詞。為驪駒失考矣。

一言一動不可不慎。富貴不慎便易斂怨。貧賤不慎便易來侮。

取士難。則士習日苟。吏治衰。則學術日壞。勢使然也。明乎此者。可以與言選舉之法矣。

目之明者。樂得天下之美。以為養。失美得惡。則明者不如瞽者之無與於見也。故治世貴智。而亂世貴愚。是非之分不明。所以安吾內者多也。

貴無定相。見有藉之貴者。貴也必矣。故大將之門多將材。巨富之室多力僕。何也。以是人皆待我而貴。且富也。待我而貴且富。我亦待之貴矣。

做人者。於人無損。在己則為惡德。媚人者。人未必悅。在己則為辱行。是故君子守禮之為貴。

陸氏樹聲云。凡處人已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曾子易簣事。當時李孫何故以大夫之簣賜於士。曾子亦何故受之。嘗見一書說楚國曾聘曾子為相。是當時亦曾做大夫來。故李孫得以此為遺。既已去位。則此物便非所宜。故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即舉而易之。未知是否。

諸子之說曰。亡者東走。逐亡者亦東走。言跡之不足以徵心也。此說不然。亡者東走。

逐亡者亦東走。此自走之始言也。同走未幾而走者異矣。其人而亡者歟。始而東。終而亦東者也。不然則逐者逮之而後西者也。其人而逐亡者歟。始而人東亦東。繼而人東已必西也。逮人則與人俱西。不逮人則人東已獨西也。甲獲兔而乙攫之。其為爭。易知也。有人助甲而拒乙。其為助為爭。不易知也。未幾而亦無不可知。在乙既拒之後也。拒乙而安坐其旁。無所與利者。真助甲者也。乙既拒而自攫之。甲或分甲之半。則非助甲也。與乙同爭而異獲也。則知謂跡不足以徵心者。妄說也。唯當勿眩於其始耳。眩於始則必誣善。而為不善者所欺。不能徐俟之過耳。不能徐俟而眩於其始。遂謂跡不足徵心。而概略之。勢必至苛。以繩善人。而寬以容罷士。小人愈有以自託。而君子且無以自立。何者。跡也者。名教之大坊也。聖賢之所慎。立而世守。庸妄者之不便也。

禪宗者。在昔為佛法之幹蠱。在今為文士之變相。唯其為幹蠱也。故直指心性。不立文字。今則標奇選異。炫燿世俗。依然噉名積習耳。勿論其為吾道之畔亡。即在彼法。當亦無所裨補也。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注。登進也。以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

主穀也。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雜同，為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又按夏小正：五月始云種黍。教糜。豈可云此時已登新黍乎。

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生也明矣。南城張教授孟常所言，以辨孔氏不曾出妻出母，非被出之母，乃謂自所自生之庶母也。

氏族博考云：張氏世仕晉，晉分為三，又世仕韓。此即晉之公族，以字為氏者。譜家謂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賜姓張氏。此非命姓氏之義也。按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有張氏，則因張侯之字以命氏也。

春將雨，則必寒。與平旦日將出而寒同。陽氣動乎內，在外之陰為陽所迫，故寒勢愈甚。傷寒者將汗而戰慄不自勝，亦此意也。屯卦之象政類此。

按春秋襄公十有三年夏取邾，杜注云：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今吾邑豈古任城亢父邪。此蓋承通志之誤而不深考耳。通志既以臨邑為春秋之隰，又以濟陽為春秋之邾。濟陽固析臨邑之半，不聞古臨邑有隰，又有邾，則邾何得在今濟陽邪。

愚嘗思其致誤之故。晉任城亢父屬高平國。與濟陽郡同在兗州部內。當杜氏作注時。邾固在任城亢父中。閔分合不恒。邾或在濟陽封域之內。未可知也。但古濟陽。非今濟陽矣。城西二十五里有廢城故址。周四里許。人以為邾城。其旁纍纍高冢五六。俗即以為邾王墳。皆承訛習舛。轉生支節者矣。嘗思今之濟陽。固臨邑之東西圖也。自臨邑之東西圖。以求當時臨邑之縣治。當不出此數十里內矣。而他處不聞有城。故址可按驗者。竊疑此城。殆故臨邑城也。安得塗泥榛莽中。突出片石。以證吾之言乎。

華陽國志云。周失綱絕。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姑稱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據志所言。蜀帝自以二月捨位去。子鵲自以二月鳴。蜀人感鳥鳴而思故主。非蜀帝化子鵲也。

近日吾鄉蒙師。為童子描上大人。常倒書爾小生八九子二句。不知其為韻語也。此語不知有自何時。唯見禪宗正脈。臨濟宗載之。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謁白雲禪師。白

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遠訪之。勤當須舉與大眾。已後明分舉似諸方。豈惟謝功甫。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卻著肉汗衫。乃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郭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荅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腳。金烏半夜遶天。玉兔趕他不著。白雲之意。蓋欲合儒釋而一之。

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為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破名檢。清靜之說。可息器競。必至於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疎骨肉而怠惰。為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

自古無停喪之俗。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所不得已而停者。而晉書慕容儁載記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殮葬者。不聽服官。南史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鄭鮮之傳。南齊書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屍骸不反。而昌立宴樂娛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本紀振武將軍邱冠先。為休留茂所殺。喪屍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赦其子。雄

方敢入仕。河南氏羗傳。當禮壞樂崩之日。而猶為之禁。先王之遺教未亾。可見於此矣。今之人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曷不舉魏晉之制。而著之於令乎。

按呂令五月。令民勿艾藍。以染。鄭氏注曰。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啓灌藍蓼。蓋種藍之法。先蒔於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常六七莖為一叢。即小正所云啓灌者也。藍蓼。藍之似蓼者。藍有數種。藍蓼。今名小藍。此種為優。八月方可染。金氏以啓灌為取汁。今以藍蓼為二種。蓼以為麩。並誤。五月取汁者。則大葉藍耳。且惡旨酒之主。宜有諄諄於麩藥聞哉。

鄭康成注。引用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眾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說。鄭興少贛。司農者。鄭眾仲師。興之子也。

後漢劉翬傳。陽翟黃綱持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种拂召翬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翬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於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翬言。遂不與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四字注疏家所不及。直會得先王立制本意。

是為真經術。方种拂問時。二念交戰。翌舉典故。以助其氣。遂能拒權倖。止侵漁。是為經術實用。然在拂先有慮奪民利一念。故能聞言而決。若無為民種子。在其胸中。一聞此言。不笑則叱之矣。

靳公維賢。自濟陽知縣。陞德州知州。上任日。見山西巡撫楊順坊。即停輿問曰。此賊尚未死耶。左右曰。死矣。尚有子孫耶。曰。微弱不能自立矣。曰。便宜卻老賊。即遣人別取其銜名。以下大書曰。殺人媚人奸賊一名楊某。押送州獄。特作一柙。牀盛之。楊氏子孫皆逃避。一時姦豪為之咋指斂跡。公治縣多者能績。然疾惡太嚴。大致如此。所謂殺人媚人。蓋沈氏事也。尹先之曰。此公政是崑銅一輩人。故見順名。如見血仇也。又曰。順若逢公。當飽公老拳。公若逢順。亦當遭順毒手。

後漢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據此子推焚死以冬。太原舊俗。寒食亦以冬。今清明前一日。俗以為寒食。殆有他故。解者以為為子推誤也。

朱子曰。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予每習業未久。輒以憂患而止。王俞之曰。人生適意事少。憂患時多。古人文章德業。恒於悲憤無聊中成之。如必待前憂盡釋。始議章思。來者方新。誰能逆拒。恐遂負初心矣。予深念及禍。金温其曰。止計是非足矣。若多方校計。安知辟禍之不適。與禍逢也。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耳目加瑩。血氣加玉。

與僧凡夫語次。及避亂事。曰。亂固須避。然不可遽失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顧理義。平生學問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書曰。學者遇不如意事。現前便須為判曲直處分了。即放開心胸。令如青天白日。若事過時移。尚自煎縈。此是自生苦惱也。

鄧温伯嘗言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不能辦一事。不足治一人。又曰。人非忠孝為心。氣質粹美者。不可令讀兵家言。並有至理。

張非聞名問達曰。人為異端所惑者。必其於生死之際。尚有條戀。是不知天命之本然也。或有已見道理。尚惑於神怪者。雖是膽薄。亦是所見未透。

百事平氣以御。是一安樂法。骨肉之內。此法尤為吃緊。即事有拂逆。當如治亂絲。從容和順。其結自解。若動火力爭。倍增惱害矣。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丈夫之深恥。

予於人少違多順。深恐自失。君子和而不流。一日三復之。

世間矜貴艷羨之事。皆無益於身。豈惟無益。出吾精者。以取物。物不可得。而精者逐物而費。故氣之不昌。畜之者薄也。畜者之薄。取物之甚也。老氏之所以貴畜也。

蔡虛齋先生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而為千載之業。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當思千載之業如何。百年之休如何。士人如醉如夢。碌碌過一生者。皆過一日而失之者也。予業多作輟。意所擬為。或因人言而止。書此志悔。

事至不能思。思之既得。又苦不斷。何怪其動而有悔也。凡人情於我有未可者。必我有以致之。感應之理。萬不失一。須平心深思。始見耳。

歷城葉奕繩嘗為懷麗明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過意所喜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閒步。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

箇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為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訣。予讀書苦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而不能用。年既衰暮。迴憶舊所披覽。已無隻字。下筆窘索。徒有悵悵。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悔。亦冀此法不沒人間也。

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人即中下。已無不爛熟矣。又擬目若干道。書簽上。貯之筒。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說思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

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觜。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公於象緯。未嘗留心。臨文爽快。不復深考耳。

邢延慶云。居官者。每留心事上。而不知恤下。居家者。多留心恤下。而不知事上。真顛

例相此語可為名言

經傳用字。有以相反為義者。如治亂曰亂去汚曰汚。闢荒曰荒。馴物謂之擾。麗網謂之離。多見為祗。見柏舟一篇之中。目其匹為特。自謂曰人。

近代官司。上移下曰仰。甘草名大苦。唐宋官長稱秀才曰先輩。

文移用查字。本音槎浮木也。乃以為稽考之義。音茶。殊為難通。崇禎年始改用察。不知何故。其時文字避忌頗繁。疑是親王諱。

華不注。不音跗。跗注。戎服。山形似之。故以為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卻至三遇楚子。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杜注云。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非君親之仇。餘怨皆可釋。非躡蹠之惡。餘過皆可原。

成武諸生崔承先云。左羅石先生盡節後。兩僕奉其遺燼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哀。經主喪。閣部諸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質。一名宋敬。

韓淮陰有後。為韋姓土官。蕭相國匿其子。貽書尉佗。封海濱。賜姓韋。取韓字之半。今蕭書尉詔。並勒鼎彝。

遼陽道臣何應魁。大同人。方遼臨時。與二妾俱死。又大陵河。有副將何可剛。不肯降。為軍士所殺。二人俱死於遼。濱州趙生長壁。所神遇者。果何人歟。

雷敷曰。海中有獸。名曰猾。其髓入油中。油即沾水。水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即滅。不可於屋下收。故曰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髓。水中生火。與樟腦相同。其功當與樟腦相似。按史載在一夷主人。有獻猛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熾。以攻城燒人樓櫓。或即此物。敷云。以酒噴之。即滅。當亦其禦之之法。不可不知也。樟腦。韶州所產。猛火油。亦南人所為。豈即是物所造耶。

前數年。有某人序人詩中一語云。有將明之才。或者議之。按將明之語。宋人箋啟中多用之。蓋采烝民詩。仲山甫將之。仲山甫明之為句也。又王黼本名甫。字將明。

陳仲醇論佛曰。佛法者。天地間一大養濟院也。人服其奇快。不知正從原道中。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一語參悟而出。善讀古人書者。或得其一句。放為一篇。或得其一。篇。斂為一句。東坡屈原廟賦。有曰。世愈狹而難存。狹字奇矣。然即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踞。謂地蓋厚。不敢不踏。而約言之者也。

古人重冠禮。明末此禮遂廢。間有使用者。人多傳笑。其實不止明末為然。柳子厚荅韋

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徹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芻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觀子厚此言冠禮之廢久矣記云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一坐再至者一跪頭再至地即今之連叩也非老非殘疾不其野於禮乎

喪大記夫人為寄公夫人出節陳氏注云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於堂上也大記又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此二段可訂近日婦人哭位之失

蘇東坡與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據此書則赤壁賦所云客有吹洞簫者即李委也乃云是楊繼昌得之石刻則何說

洞簫即今人所吹單竹簫古人正名為笛今所謂笛則橫吹耳

隸字即今通用真書是也以其為隸骨所便故名今人多以八分書為隸非是先師廟之有從祀其典甚鉅升黜屢經朝議洪武二十九年罷揚雄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公伯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

愚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揚雄之事莽。戴聖之贓吏。馬融之附勢誣賢。王肅之畫暴逆策。吳激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并以學術有疵。罷非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於鄉。如林放例。可也。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晉太和以後。始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至今相承不改。

按司馬法。一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六十四井所出也。一同萬井。則戎車百乘。出賦者。止六千四百井也。一封十萬井。則戎車十乘。是出賦者。止六萬四千井。畿內百萬井。則戎車萬乘。是出賦者。止六十四萬井。當時土地之利。寬以予民者多矣。後之君子。乃好與百姓爭尺寸墻塉之土。視此何如。

方田法。始於宋神宗景祐時。其後屢行屢罷。至徽宗大觀五年。復行方田。官吏妄增田稅。至并不食之山。而方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畝。方為七十畝者。度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二十三錢。增至二貫二伯者。有稅租二

十七錢增至一貫四伯五十者。虔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乃遂罷之。其時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以樂尺打量民田，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課，有宋仁厚之澤盡矣。

方田法用竹纏方量，每面千步，立封記，乃令民於方內認所種田。竹纏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數。豪强者各自取盈，則貧下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內者，奇零褻銳，打算為難。一聽猾胥之分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昌之所以無稅而有稅也。歲己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弊，故知之頗悉。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為畝，每里三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自九百畝而外，尚餘三百九十六畝，以為溝塗遂路之地，則地之不稅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銳意剷除也。

江陵集云：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甍已壞，椽桷猶存。相傳以為遼蕭后梳妝樓。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案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創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

往往據以為真。殊可笑也。江陵此說甚足信。而志帝京景物略者。固公鄉人。顧猶道此證據。則何也。

歷法每十九年為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為歷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為一部。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月日非甲子。二十部為一紀。凡一千五百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者也。近代推歷者。斷自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為始。入元上年癸亥。閏四月六月朔大暑。十一月朔甲子冬至。數至明天啟癸亥。共計二十甲子。一千二百年。則崇禎庚辰。實第一紀第十七部之一年也。

近俗喜聯宗。凡同姓者。勢可藉。利可資。無不兄弟叔姪者矣。此風大盛於唐。其時重舊姓。故競相依附。至於每放一榜。諸中式人。與主司同姓者。則為姪。其母與主司同姓。則為甥。其妻與主司同姓。則為姪壻。與主司之母同姓。則為表姪。與主司之妻同姓。則為妻姪。姓稍孤僻。或上推至祖母曾祖母。必求有當。交互組織。無非嫡親骨肉。

真異事也。又有可異者。杜子美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豈韋派。別浦雁賓秋。年
事推尤忝。人才覺弟優。注云。劉杜本一姓。故公與劉十為兄弟。習俗移人。一至
此乎。

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濟南城中人。間有用之者。名曰
號喪。鄉間則無此事。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儀禮
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
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疎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
挈壺氏。凡喪。懸壺以代哭。

學者知縱酒宿娼賭博之當戒。不知說閑話看閑書管閑事之尤當戒。前三事。固下
流之歸。稍知自愛。皆能決去不為。後三事。初若無害。其廢業敗德生禍。究竟不異。然
其毒伏藏甚深。人多不覺。及其既覺。已難追悔。閱此頗多。各自知警。

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
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
以天下。此史遷以世俗之見。妄測聖人也。以事實論之。以天下授舜。天下固利矣。丹

朱亦不病。按丹朱天下固病矣。丹朱亦不利。聖人舉動如天施地生。萬物咸若。豈有欲利天下而獨病其子之理。殆與陳亢疑孔子遠其子。識見略同。且其於利病反覆計較。始而牽縈。繼而痛割。聖人心事。斷不爾爾。

夏本紀云。禹傷父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云云。寫出聖人仁孝。沉痛精誠。直至地平天成止了。幹盡一事。勿論功能二字不足言。即悲天憫人。猶是聖人安常處順之事。非所以論禹也。

史記載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矢。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旗。信如此言。武王豈特非聖人已也。新語云。紂死。紂之官衛舉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此為近情。史乃舍此而錄彼。何也。

厲王之難。其所近者。好利之榮夷公也。幽王之難。用事者。好利之虢石父也。大臣好利之效如此。原二人所以見用。則厲王先自好利。而幽王愛嬖妾之故。所謂木先蠹而後蟲生之也。

芮良夫曰。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知好利者必愚。史言石父為人。佞巧善諛。知好利者必諛。好利其病本。愚與諛其枝葉也。

周惠王有弟頹之禍。襄王有叔帶之禍。悼王敬王有子朝之禍。皆王心一念偏愛所致。史曰：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頹有寵，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曰：「景王愛子朝，欲立之，皆明者禍原。」以為永監世俗，每以誠意正心為迂談，以此思之，迂耶否耶？刑政寬猛，各適時宜。如衣服之裘葛，食飲之冬夏。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者是也。」秦初并天下，所宜損益可知者，乃推終始五德之傳，自謂方今水德之始，必剛戾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決意刑殺，毒害天下。而秦亦以亡。如祁寒而飲人以冰，盛暑而附人於火，不知裁成輔相之理，而濟其太甚。以為奉若天道，知時變者如是乎？其君臣好謂人愚儒，此獨不謂愚乎？雖始皇天資自爾，其使之自信不疑者，此五德之說也。乃知世間異端邪說，機祥小數，諸不在詩書六藝之科者，皆能殘害生民，滅人國家也。

盧生說始皇曰：「今上治天下，不能恬淡，此語實黃老本旨。盧生在彼法，殆似知道者。他語則誕甚，或隨俗俯仰之言耳。」卒能脫身亡去，亦其知道之驗。

秦世以誅刑立威，及其既衰，生一胡亥，殺扶蘇，夷滅諸公子。又生一趙高，殺胡亥，生一子嬰，殺趙高。又生一項羽，殺子嬰，而秦無遺種矣。展轉相殺，皆襄公以來嚴慘之

習漸積而致然也。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之謂也。

天生項羽，以助沛公滅秦耳。秦滅，自不令項羽得以宰制生人。和風麗日之下，不容復有霜雪仁暴之互為盛衰。勢自然也。其死時特出一語曰：是天亡我，殆鬼神或使之。

右張稷若先生蒿庵閒話二卷，計二百九十九條，向有真合齋磁版印本。予假鈔於厯城周書昌，棘攜至嶺南，藏行篋五年，始校而刻之。其自序謂：無關經學世務，故命之閒話。然先生邃於經練達於世務，所劄記多精義，為前賢所未發。其下者亦專辨名物，巨謬譌非小說家所能有。亭林顧氏嘗云：精於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稷若先生。蓄道力學，能文章，正與顧同。是書蓋日知錄之亞也。其文集三巨冊，胡書巢太守琳德選刻，其半於東昌。他所著已刻者，易說略八卷，儀禮鄭注句讀十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未刻者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學者多傳錄。春秋傳議一書，未就。草蒙在書昌所，又有濟陽志九卷，購之未見。平生事行有先生自叙墓志及樂安李象先鞅所作蒿庵處士傳。近日秀水盛秦川百瑞金羅臺山誦又為之傳，羅傳載其天道論中庸論後篤終論。

數篇且謂百餘年來山東大儒惟先生與馬宛斯驢云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益都李文藻書於潮郡寓館

高庵閑話卷二終

跋

右高庵閒話二卷 國朝張爾岐撰按爾岐字稷若濟陽人高庵其號也江鄭堂漢學師承記稱其閑戶者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游顧炎武而外則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著書有夏小正傳註一卷吳氏儀禮考註訂誤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集三卷及是書晚年蕭然物外自為墓銘而卒顧炎武游山左與友善嘗與汪琬書稱其學本允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推重如此阮文達國朝儒林傳稿顧謂其門戶之見未忘或失之駁雜蓋專門名家在鄭氏禮學也云云是書其劄記之文 四庫提要著錄附存目中歷城周永年貸園叢書刻之特重梓焉庶益流佈以備篤守程朱之說者覽焉道光庚戌長至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